

教宗本篤十六世

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

聖伯多祿廣場

2007年6月13日

凱撒勒雅的歐瑟比奧

各位親愛的兄弟姐妹，

對古代的基督信仰的歷史來說，區別首三個世紀與 325 年尼西大公會議 (Il Concilio di Nicea) ，即第一個大公性會議，之後的世紀，是至為重要的事。而在這兩個時期中間，則有幾乎作為樞紐作用，一般稱為「君士旦丁轉機」：«svolta costantiniana»，及這轉機給教會帶來的太平，和巴肋斯坦的凱撒勒雅的主教歐瑟比奧 (Eusebio di Cesarea) ，一位在當時的基督信仰文化的不同領域內，自神學到釋經，從歷史到一般學問，的最具資格的代表人物。歐瑟比奧最為人稱道的，是他是基督信仰的第一位史家，同時也是古代教會最偉大的語言學家。

歐瑟比奧很可能於 260 年左右出生在凱撒勒雅，即奧力振從亞歷山大里逃到該處避難的城市，奧力振在那兒開辦了一所學校及設立了一間大圖書館。正是這圖書館內的藏書，於數十年後，培植了年青的歐瑟比奧。325 年，他以凱撒勒雅主教的身份，參加了尼西大公會議，並在會議中擔當了重要角色。他撰寫了「信經」，又透過與父「同性同體」 (*homooúsios tō Patrī*) 這程式，確認天主子具有完整的天主性。這端「信經」，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每一個主日在神聖禮儀中所誦念的同一端「信經」。對給教會帶來太平的君士旦丁大帝，歐瑟比奧是他的真摯景慕者，而君士旦丁大帝也尊敬和重視他。除了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頌這位皇帝外，在君士旦丁登基的第二十及三十週

年紀念，及在他於 337 年駕崩後，歐瑟比奧都作了讚揚他的正式講話。兩三年後歐瑟比奧亦辭世。

歐瑟比奧，這位孜孜不倦的學者，在他那為數眾多的作品中，提出要好好反省那三個世紀，即那三個生活在被迫害中的世紀，的基督信仰。有關這三個世紀的歷史，他主要從收藏在凱撒勒雅那間大圖書館的基督徒和外教徒的作品中搜集得來。就這樣，雖然他的護教、釋經及教義方面的作品，客觀而言具相當重要性，然而使他永垂不朽的，是他那十冊《教會史 *Storia Ecclesiastica*》。歐瑟比奧是首位給教會編寫歷史的人，他所編寫的這歷史具有不能取代的地位，因為其中所記載的，是我們隨時都需要應用到的原始資料。透過這「歷史」，歐瑟比奧使得古代教會為數眾多的事故，人物及文學作品，不致淪於湮滅。易言之，對認識基督信仰首三個世紀的歷史，這作品是首要的原始資料。

我們或許會問，歐瑟比奧這部作品有怎樣的佈局，及他為何會寫這樣一部新的作品。在第一冊的開端，這位史家仔細地列出他在這部作品中會談及的課題：「有人提議我將宗徒的繼承人，及自我們的救主在世的日子，直到今天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即那些在教會的歷史內完成的重要事件寫下來；包括所有曾經卓越地管理及領導了那些最著名的教區的人；及那些於每一個世代中，透過宣講和著述作了天主聖言的傳訊者的人；和於什麼時候有些什麼人，由於好新奇，以致跌入錯誤的深淵，成為那虛假教義的詮釋者和推行人，並如兇猛的豺狼般，殘酷地蹂躪了基督的羊群；……還有那些外教徒於何時和採用何種工具攻擊天主的聖言；而那些偉大的人物，為了保衛這聖言所經歷的流血和酷刑的嚴峻考驗；以至最後到我們這一代的見證，和我們的救主如何以慈悲和寬仁對待了我們」(1,1,1-2)。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到歐瑟比奧觸及不同的範圍：他以宗徒的繼承作為教會的骨架，然後是福音訊息的傳播，各種錯謬，之後是外教徒發起的教難及在教難中的偉大見證人，他們成為燭照這歷史的光。而在所有這些事件當中，他看到救主的慈悲和寬仁。就這樣歐瑟比奧成為教會編史法的濫傷者，這歷史一直申延到 324 年，即君士坦丁擊敗李西尼 (Licinio)，被推舉為羅馬唯一的皇帝的那一年。這一年也是召開偉大的尼西大公會議的前一年，正是這個大公會議，將教會於

過去那三百年間，在教義，倫理包括法律上所學到的，整理出一個「大全」：la «Summa»。

以上這段摘錄自《教會史 *Storia Ecclesiastica*》第一冊的引文，有一個肯定是故意造成的重複。在短短幾行文字內，「救主」這個基督稱號出現了三次，而且明顯地提及「祂的慈悲」和「祂的寬仁」。由此我們可以明白歐瑟比奧編史法的思想的基礎：他所寫的，是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歷史，他在這歷史中，逐步揭示天主對人的愛的奧蹟。歐瑟比奧帶著真誠的讚嘆，承認「在全世界的所有人中，只有耶穌被稱呼，被宣認，被認出為『基督』[即世界的默西亞和救主]，不論是希臘人或是那些蠻族，他們都記得這名字，而且直到今天，祂那些散佈於全世界的門徒，仍然如帝王般尊敬祂，對祂的景仰超越一位先知，有如天主的真正和唯一的司祭般光榮祂；除了這一切之外，作為於萬世萬代之前就已存在的天主聖言：『羅葛思』，祂從聖父那兒接受了值得尊敬的榮耀，因此人們有如天主般朝拜祂。然而在所有事情中最特別的，是我們這些將自己奉獻給祂的人，不但以聲音語言，也以我們整個心神讚美祂。如此一來，我們是以自己的生命，作為對祂的見證」(1,3,19-20)。上面這段話呈現出歐瑟比奧的編史法的另一個特性：就是引導著整個敘述的「倫理意向」。這特性之後成為古代教會編史法的特性，對教會來說，歷史的分析永遠都不會以自己為目標，只是為了認識過去這麼簡單；而是決然地指向把人帶上皈依的路，指向幫助信友活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易言之，這分析成為我們自己的引導者。

歐瑟比奧藉著他這種編史法，熱切地詰問每一個年代的基督徒，他們如何面對歷史中世事的演變，特別是面對在教會內所發生的變遷。這表示他也在詰問我們，我們是懷著那一種態度面對在教會內所發生的事故？我們的態度是好像那些只是帶著好奇，根本漠不關心的人，或甚至更壞的，好像那些不惜代價要從這些事故中尋找驚人和引起惡表的事的人。抑或我們是好像那些 — 因為信德的原故 — 知道在教會的歷史中，可以找到天主的愛及祂為救人所完成的偉大工作的記號，於是懷著一種充滿愛，對奧蹟開放的態度。若這正是我們的態度的話，那我們不可能不感覺到有一種力量，在鼓勵我們要言行一致並慷慨地作回應；在鼓勵我們要過一個更能為基督信仰作出見證的生活，以便給未來的世代，留下天主對人的愛的記號。

「有一個奧蹟」，正如著名的教父學學者鄧尼諾樞機(Cardinale Jean Daniélou)不斷重複地說的：「有一個內容物隱藏在歷史中…… 這奧蹟所指的就是天主的工作，這些工作在時間內建構起那個隱藏於形相下的真正現實…… 然而這個天主爲了人而實現的歷史，若沒有人的參與便無法實現。一個人停下來默觀天主所作的『偉大事物』這句話實際所指的，是人只能看到這些事物的一面。而面對這些事物的，是人的回應」(《關於歷史的奧秘的論述 *Saggio sul mistero della storia*》ed. it., Brescia 1963, 182 頁)。雖然已過了多個世紀，可是凱撒勒雅的歐瑟比奧今天也在邀請各信友，也在邀請我們，要我們在默觀天主爲了拯救人類，在歷史中所完成的偉大工作時，懂得歡喜讚嘆。他亦以同樣的熱誠，邀請我們改變我們的生活。事實上，面對一位這樣深深地愛著我們的天主，我們沒有可能仍然無動於衷。從愛情的本質來說，以仿效所愛的那一位作爲自己整个人生的目標，正是屬於愛情的要求。就讓我們努力在我們的生活中，留下一個天主對人的愛情的明顯痕跡。